



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婦遊山

遲衡山朋友議禮

話說杜少卿自從送了婁太爺回家之後自此就沒有人勸他越發放着胆子用銀子前項已完叫王鬍子又去賣了一分田來二千多銀子隨手亂用又將一百銀子把鮑廷璽打發過江去了王知縣事體已清退還了房子告辭回去杜少卿在家又住了半年多銀子用的差不多了思量把自己住的房子併與本家要到南京去住和娘子商議娘子依了人勸着

他總不肯聽足足鬧了半年房子歸併妥了除還債贖當還落了有千把多銀子和娘子說道我先到南京會過盧家表姪尋定了房子再來接你當下收拾了行李帶着王鬍子同小廝加爵過江王鬍子在路見不是事拐了二十兩銀子走了杜少卿付之一笑只帶了加爵過江到了倉巷裏外祖盧家表姪盧華士出來迎請表叔進去到廳上見禮杜少卿又到樓上拜了外祖外祖母的神主見了盧華士的母親叫小廝拿出火腿茶葉土儀來送過盧華士請在書房

裏擺飯請出一位先生來是華士今年請的業師那先生出來見禮杜少卿讓先生首席坐下杜少卿請問先生貴姓那先生道賤姓遲名均字衡山請問先生貴姓盧華士道這是學生天長杜家表叔遲先生道是少卿先生爲海內英豪千秋快士只道聞名不能見面何圖今日邂逅高賢站起來重新見禮杜少卿看那先生細瘦通眉長爪雙眸炯炯知他不是庸流便也一見如故喫過了飯說起要尋房子來住的話遲衡山喜出望外說道先生何不竟尋幾間河房

住杜少卿道這也極好我和你借此先去看看秦淮  
遲先生叫華士在家好好坐着便同少卿步了出來  
走到狀元境只見書店里貼了多少新封面內有一  
個寫道歷科程墨持運處州馬純上嘉興蘧駝夫同  
選杜少卿道這蘧駝夫是南昌蘧太守之孫是我做  
世兄既在此我何不進去會會他便同遲先生進去  
蘧駝夫出來叙了世誼彼此道了些相慕的話馬純  
上出來叙禮問先生貴姓蘧駝夫道此乃天長殿元  
公孫杜少卿先生這位是句容遲衡山先生皆江南

名壇領袖小弟輩恨相見之晚喫過了茶遲衡山道  
少卿兄要尋居停此時不能久談要相別了同走出  
來只見櫃臺上伏着一个人在那里看詩指着書上  
道這一首詩就是我的四个人走過來看見他傍邊  
放着一把白紙詩扇蘧駝夫打開一看款上寫着蘭  
江先生蘧駝夫笑道是景蘭江景蘭江擡起頭來看  
見二人作揖問姓名杜少卿拉着遲衡山道我每日  
去尋房子再來會這些人當下走過淮清橋遲衡山  
路熟找着房牙子一路看了幾處河房多不中意一

直看到東水關這年是鄉試年河房最貴這房子每月要八兩銀子的租錢杜少卿道這也罷了先租了住着再買他的南京的風俗是要付一個進房一個押月當下房牙子同房主人跟到倉巷賣家寫定租約付了十六兩銀子盧家擺酒留遲衡山同杜少卿坐坐到夜深遲衡山也在這裏宿了次早才洗臉只聽得一人在門外喊了進來杜少卿先生在那里杜少卿正要出去看那人已走進來說道且不要通姓名且等我猜一猜看定了一會神走上前一把拉着

少卿道你便是杜少卿杜少卿笑道我便是杜少卿這位是遲衡山先生這是舍表姪先生你貴姓那人道少卿天下豪士英氣逼人小弟一見喪胆不似遲先生老成尊重所以我認得不錯小弟便是季葦蕭遲衡山道是定梨園榜的季先生久仰久仰季葦蕭坐下向杜少卿道令兄已是北行了杜少卿驚道幾時去的季葦蕭道纔去了二四日小弟送到龍江關他加了貢進京鄉試去了少卿兄揮金如土爲甚麼躲在家里用不拿來這裏我們大家頑頑杜少卿道

我如今來了現看定了河房到這裏來居住季葦蕭拍手道妙妙我也尋兩間河房同你做隣居把賤內也接來同老嫂作伴這買河房的錢就出在你杜少卿道這自然須與盧家擺出飯來畱季葦蕭同喫喫飯中間談及哄慎卿看道士的這一件事衆人大笑把飯都噴了出來纔喫完了飯便是馬純上蘧駝夫景蘭江來拜會着談了一會送出去才進來又是蕭金鉉諸葛天申季恬逸來拜季葦蕭也出來同坐談了一會季葦蕭同三人一路去了杜少卿寫家書

打發人到天長接家眷去了次日清晨正要回拜季葦蕭這幾個人又是郭鐵筆同來道士來拜杜少卿迎了進來看見道士的模樣想起昨日的語又忍不住笑道士足恭了一回拿出一卷詩來郭鐵筆也送了兩方圖書杜少卿都收了吃過茶告別去了杜少卿方才出去回拜這些人一連在盧家住了七八天同遲衡山談些禮樂之事甚是相合家眷到了共是四隻船攏了河房杜少卿辭別盧家搬了行李去次日衆人來賀這時三月初旬河房漸好也有簫管之

聲杜少卿備酒請這些人共是四席那日季葦蕭馬  
純上蘧駝夫季恬逸遲衡山盧華士景蘭江諸葛天  
申簫金鉉郭鐵筆來霞士都在席金東崖是河房鄰  
居拜往過了也請了來本日茶厨先到鮑廷璽打發  
新教的三元班小戲子來磕頭見了杜少爺杜娘子  
賞了許多菓子去了隨即房主人家薦了一個賣花  
堂客叫做姚奶奶來見杜娘子留他坐着到上晝時  
分客已到齊將河房窗子打開了衆客散坐或憑欄  
看水或啜茗閒談或據案觀書或箕踞自適各隨其

便只見門外一頂轎子鮑廷璽跟着是送了他家王  
太太來問安王太太下轎進去了姚奶奶看見他就  
忍笑不住向杜娘子道這是我們南京有名的王太  
太他怎肯也到這里來王太太見杜娘子着寔小心  
不敢抗禮杜娘子也留他坐下杜少卿進來姚奶奶  
王太太又叩見了少爺鮑廷璽在河房見了衆客口  
內打渾說笑鬧了一會席面已齊杜少卿出來奉席  
坐下吃了半夜酒各自散訖鮑廷璽自己打着燈籠  
照王太太坐了轎子也回去了又過了幾日娘子因

初到南京要到外面去看看景致杜少卿道這個使  
得當下叫了幾乘轎子約姚奶奶做陪客兩三個家  
人婆娘都坐了轎子跟着厨子挑了酒席借清凉山  
一個姚園這姚園是個極大的園子進去一坐籬門  
籬門內是鵝卵石砌成的路一路朱紅欄杆兩邊綠  
柳掩映過去三間廳便是他賣酒的所在那日把酒  
桌子都搬了過廳便是一路山徑上到山頂便是一  
個八角亭子席擺在亭子上娘子和姚奶奶一班人  
上了亭子觀看景致一邊是清凉山高高下下的竹  
樹一邊是靈隱觀緣樹叢中露出紅牆來十分好看  
坐了一會杜少卿也坐轎子來了轎裏帶了一隻赤  
金杯子擺在桌上斟起酒來擎在手內趁着這春光  
融融和氣習習憑在欄杆上留連暢飲這日杜少卿  
大醉了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園門一手擎着金杯  
大笑着在清凉山岡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後三四  
個婦女嘻嘻笑笑跟着兩邊看的人目眩神搖不敢  
仰視杜少卿夫婦兩個上了轎子去了姚奶奶和這  
幾個婦女採了許多桃花插在轎子上也跟上去了



儒林外史  
杜少卿回到河房天色已晚只見盧華士還在那里坐着說道北門橋莊表伯聽見表叔來了急于要會明日請表叔在家坐一時不要出門莊表伯來拜杜少卿道紹光先生是我所師事之人我因他不耐同這一班詞客相聚所以前日不曾約他我正要去看他怎反勞他到來看我賢姪你作速回去打發人致意我明日先到他家去華士應諾去了杜少卿送了出去纔關了門又聽得打的門响小廝開門出去同了一人進來稟道婁大相公來了杜少卿舉眼一看

見婁煥文的孫子穿着一身孝哭拜在地說道我家老爺去世了特來報知杜少卿道幾時去世的婁大相公道前月二十六日杜少卿大哭了一場吩咐連夜製備祭禮次日清晨坐了轎子往陶紅鎮去了葦蕭打聽得姚園的事絕早走來訪問知道已往陶紅悵悵而返杜少卿到了陶紅在婁太爺柩前大哭了幾次拏銀子做了幾天佛事超度婁太爺生天婁家把許多親戚請來陪杜少卿一連住了四五日哭了又哭陶紅一鎮上的人人人嘆息說天長杜府厚

道又有人說這老人家爲人必定十分好所以杜府纔如此尊重報答他爲人須像這個老人家方爲不愧杜少卿又拏了幾十兩銀子交與他兒子孫子買地安葬妻太爺婁家一門男男女女都出來拜謝杜少卿又在柩前慟哭了一場方纔回來到家娘子向他說道自你去的第二日巡撫一個差官同天長縣的一個門斗拿了一角文書來尋我回他不在家他住在飯店裏日日來問不知爲甚事杜少卿道這又奇了正疑惑間小廝來說道那差官和門斗在河房

裏要見杜少卿走出去同那差官見禮坐下差官道了恭喜門斗送上一角文書來那文書是拆開過的杜少卿拿出來看只見上寫道巡撫部院李爲舉荐賢才事欽奉聖旨採訪天下儒修本部院訪得天長縣儒學生員杜儀品行端醇文章典雅爲此飭知該縣儒學教官卽敦請該生卽日束裝赴院以便考驗申奏朝廷引見擢用毋違速速杜少卿看了道李大人是先祖的門生原是我的世叔所以薦舉我我怎麼敢當但大人如此厚意我卽刻料理起身到轅門

去謝留差官喫了酒飯送他幾兩銀子作盤程鬥  
也給了他二兩銀子打發先去了在家收拾沒有盤  
纏把那一隻金杯當了三十兩銀子帶一個小廝上  
船往安慶去了到了安慶不想李大人因事公出過  
了幾日纔回來杜少卿投了手本那里開門請進去  
請到書房裏李大人出來杜少卿拜見請過大人的  
安李大人請他坐下李大人道自老師去世之後我  
常念諸位世兄久聞世兄才品過人所以朝廷仿古  
徵辟大典我學生要借光萬勿推辭杜少卿道小姪

非才寡學大人誤採虛名恐其有玷薦贖李大人道  
不必太謙我便向府縣取結杜少卿道大人垂愛小  
姪豈不知但小姪麋鹿之性草野慣了近又多病還  
求大人另訪李大人道世家子弟怎說得不肯做官  
我訪的不差是要薦的杜少卿就不敢再說了李大  
人留著住了一夜拿出許多詩文來請教次日辭別  
出來他這番盤程帶少了又多住了幾天在轅門上  
又被人要了多少喜錢去叫了一隻船回南京船錢  
三兩銀子也欠着一路又遇了逆風走了四五天纔

走到蕪湖到了蕪湖那船真走不動了船家要錢買米煮飯杜少卿叫小廝尋一尋只剩了五個錢杜少卿算計要拿衣服去當心里悶且到岸上去走走見是吉祥寺因在茶桌上坐着吃了一開茶又肚裏餓了喫了三個燒餅到要六個錢還走不出茶館門只見一個道士在面前走過去杜少卿不曾認得清那道士回頭一看忙走近前道杜少爺你怎麼在這里杜少卿笑道原來是來霞兄你且坐下吃茶來霞士道少老爺你爲甚麼獨自在此杜少卿道你幾時來

的來霞士道我自叨擾之後因這蕪湖縣張老父臺寫書子接我來做詩所以在這里我就寓在識舟亭甚有景致可以望江少老爺到我下處去坐坐杜少卿道也我是安慶去看一個朋友回來從這里過阻了風而今和你到尊寓頑頑去來霞士會了茶錢兩人同進識舟亭廟里道士走了出來問那里來的尊客來道士道是天長杜狀元府里杜少老爺道士聽了着實恭敬請坐拜茶杜少卿看見牆上貼着一個斗方一首識舟亭懷古的詩上寫霞士道見教正下

寫燕里韋闡思立稿杜少卿道這是滁州烏衣鎮韋四太爺的詩他幾時在這里的道士道韋四太爺現在樓上杜少卿向來霞士道這樣我就同你上樓去便一同上樓來道士先喊道韋四太爺天長杜少老爺來了韋四太爺答應道是那個要走下樓來看杜少卿上來道老伯小姪在此韋四太爺兩手抹着鬍子哈哈大笑說道我當是誰原來是少卿你怎麼走到這荒江地面來且請坐下待我烹起茶來叙叙瀾懷你倒底從那裏來杜少卿就把李大人的話告訴

幾句又道小姪這回盤程帶少了今日只剩的五个錢方纔還喫的是來老爺的茶船錢飯錢都無韋四太爺大笑道好好今日大老官畢了但你是個豪傑這樣事何必焦心且在我下處坐着喫酒我因有教的一个學生住在蕪湖他前日進了學我來賀他他謝了我二十四兩銀子你在我這裏喫了酒看風轉了我拿十兩銀子給你去杜少卿坐下同韋四太爺來霞士三人吃酒直喫到下午看着江里的船在樓窗外過去船上的定風旗漸漸轉動韋四太爺道好

了風雲轉了大家靠着窗子看那江裏看了一回太陽落了下去返照照着幾千根桅杆半截通紅杜少卿道天色已晴東北風息了小姪告辭老伯下船去韋四太爺拿出十兩銀子遞與杜少卿同來霞士送到船上來霞士又托他致意南京的諸位朋友說罷別過兩人上岸去了杜少卿在船歇宿是夜五鼓果然起了微微西南風船家扯起篷來乘着順風只走了半天就到白河口杜少卿付了船錢搬行李上岸坐轎來家娘子接着他就告訴娘子前日路上沒有

盤程的這一番笑話娘子聽了也笑次日便到北門橋去拜莊紹光先生那里回說浙江巡撫徐大人請了遊西湖去了還有些日子纔得來家杜少卿便到倉巷盧家去會遲衡山盧家啣着喫飯遲衡山閑話說起而今讀書的朋友只不過講個舉業若會做兩句詩賦就算雅極的了放着經史上禮樂兵農的事全然不問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湯武却全然不會制作禮樂杜卿兄你此番徵辟了去替朝廷做些正經事方不愧我輩所學杜少卿道這徵

辟的事小弟已是辭了正爲走出去做不出甚麼事業徒惹高人一笑所以甯可不出去的好遲衡山又在房裏拿出一個手卷來說道這一件事須是與先生商量杜少卿道甚麼事遲衡山道我們這南京古今第一個賢人是吳泰伯却並不曾有個專祠那文昌殿關帝廟到處都有小弟意思要約些朋友各捐幾何蓋一所泰伯祠春秋兩仲用古禮古樂致祭借此大家習學禮樂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但建造這祠須數千金我表了個手卷在此願捐

的寫在上面少卿兄你愿出多少杜少卿大喜道這是該的接過手卷放開寫道天長杜儀捐銀三百兩遲衡山道也不少了我把歷年做館的修金節省出來也捐一百兩就寫在上面又叫華士你也勉力出五十兩也就寫在卷子上遲衡山捲起收了又坐着閑談只見杜家一個小廝走來稟道天長有個差人在河房裡要見少爺請少爺回去杜少卿辭了遲衡山回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一時賢士同辭爵祿之糜兩省名流重修禮樂之事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

回分解。這重刻的書，與之重刻的書，同且想不  
杜少卿乃豪蕩自喜之人，似乎不與遲衡山同氣  
味。然一見衡山，便互相傾倒，可知有真性情者，亦  
不必定在氣味之相投也。衡山之迂，少卿之狂，皆  
如玉之有瑕，美玉以無瑕爲貴，而有瑕正見其爲  
真玉。夫子謂古者民有三疾，又以愚魯辟疇目四  
子，可見人不患其有毛病，但問其有何如之毛病。  
識舟亭遇見來霞士，又遇見韋思元，令觀者耳目  
爲之一快。子美云：途窮仗友生，人不親歷此等境

界，不知此中之苦，亦不知此中之趣。想作者學太  
史公讀書，遍歷天下名山大川，然後具此種胸襟，  
能寫出此種境况也。

祭泰伯祠是書中第一个大結束，凡作一部大書，  
如匠石之營宮室，必先具結構于胸中，孰爲廳堂，  
孰爲臥室，孰爲書齋，灶廡一一布置停當，然後可  
以興工。此書之祭泰伯祠是宮室中之廳堂也。從  
開卷歷歷落落寫諸名士，寫到虞博士是其結穴，  
處故祭泰伯祠亦是其結穴處。譬如珉山導江至



儒林外史  
敷淺原是大總滙處以下又迤邐而入于海書中之有秦伯祠猶之乎江漢之有敷淺原也

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

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

議禮樂名流訪友

備弓旌天子招賢

話說杜少卿別了遲衡山出來問小廝道那差人他說甚麼小廝道他說少爺的文書已經到了李大老爺吩咐縣裏鄧老爺請少爺到京裡去做官鄧老爺自己現住在承恩寺差人說請少爺在家裏鄧老爺自己上門來請杜少卿道既如此說我不走前門家去了你快叫一隻船我從河房欄杆上上去當下小廝在下深橋催了一隻涼篷杜少卿坐了來家忙取一件

舊衣服一頂舊帽子穿戴起來拿手帕包了頭睡在  
床上叫小廝你向那差人說我得了暴病請鄧老爺  
不用來我病好了慢慢來謝鄧老爺小廝打發差人  
去了娘子笑道朝廷叫你去做官你爲甚麼粧病不  
去杜少卿道你好跌放着南京這樣好頑的所在留  
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喫酒好不快活  
爲甚麼要送我到京裡去假使連你也帶往京裡京  
裡又冷你身子又弱一陣風吹得凍死了也不好還  
是不去的妥當小廝進來說鄧老爺來了坐在河房

裏定要會少爺杜少卿叫兩個小廝攙扶着做個十  
分有病的模樣路也走不全出來拜謝知縣拜在地  
下就不得起來知縣慌忙扶了起來坐下就道朝廷  
大典李大人專要借光不想先生病得狼狽至此不  
知幾時可以勉強就道杜少卿道治晚不幸大病生  
死難保這事斷不能了總求老父臺代我懇辭袖子  
裡取出一張呈子來遞與知縣知縣看這般光景不  
好久坐說到弟且別了先生恐怕勞神這事弟也只  
得備文書詳覆上去看大人意思何如杜少卿道極

蒙台愛恕治晚不能躬送了知縣作別上轎而去隨即備了文書說杜生委係患病不能就道申詳了李大人恰好李大人也調了福建巡撫這事就罷了杜少卿聽見李大人已去心裡歡喜道好了我做秀才有了這一場結局將來鄉試也不應科歲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罷杜少卿因托病辭了知縣石家有許多時不會出來這日鼓樓街薛鄉紳家請酒杜少卿辭了不到遲衡山先到了那日在坐的客是馬純上蘧駝夫季葦蕭都在那里坐定又到了兩

位客一个是揚州蕭柏泉名樹滋一个是采石余夔字和聲是兩個少年名士這兩個人面如傅粉唇若塗朱舉止風流芳蘭竟體這兩個名士獨有兩個綽號一个叫余美人一个叫蕭姑娘兩位會了眾人作揖坐下薛鄉紳道今日奉邀諸位先生小坐淮清橋有一個錢姓的朋友我約他來陪諸位頑頑他偏生的今日有事不得到季葦蕭道老伯可是那做正生的錢麻子薛鄉紳道是遲衡山道老先生同士大夫讌會那梨園中人也可以許他一席同坐的麼薛鄉紳

儒林外史  
道此風也久了弟今日請的有高老先生那高老先生最喜此人談吐所以約他遲衡山道是那位高老先生季葦蕭道是六合的現任翰林院侍讀說着門上人進來稟道高大老爺到了薛鄉紳迎了出去高老先紗帽蟒衣進來與眾人作揖首席坐下認得季葦蕭說道季年元前日枉顧有失迎迓承惠佳作尙不會捧讀便問這兩位少年先生尊姓余美人蕭姑娘各道了姓名又問馬蘧二人馬純上道書坊里選歷科程墨持運的便是晚生兩個余美人道這位蘧

先生是南昌太守公孫先父曾在南昌做府學蘧先生和晚生也是世弟兄問完了纔問到遲先生遲衡山道賤姓遲字衡山季葦蕭道遲先生有制禮作樂之才乃是南邦名宿高老先生聽罷不言語了喫過了三遍茶換去大衣服請在書房裡坐這高老先生雖是一個前輩却全不做身分最好頑耍同眾位說說笑笑並無顧忌纔進書房就問道錢朋友怎麼不見薛鄉紳道他今日回了不得來高老先生道沒趣沒趣今日滿座欠雅矣薛鄉紳擺上兩席奉席坐下

席間談到浙江這許多名士以及西湖上的風景婁氏弟兄兩個許多結交賓客的故事余美人道這些事我還不愛我只愛駢夫家的雙紅姐說着還齒頰生香季葦蕭道怪不得你是個美人所以就愛美人了蕭柏泉道小弟平生最喜修補紗帽可惜魯編修公不曾會着聽見他那言論丰采倒底是個正經人若會着我少不得着寔請教他可惜已去世了蘧駢夫道我婁家表叔那番豪舉而今再不可得了季葦蕭道駢兄這是甚麼話我們天長杜氏弟兄只怕更

勝干令表叔的豪舉遲衡山道兩位中是少卿更好高老先生道諸位才說的可就是贛州太守的乃郎遲衡山道正是老先生也相與高老先生道我們天長六合是接壤之地我怎麼不知道諸公莫怪學生說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個敗類他家祖上幾十代行醫廣積陰德家里也掙了許多田產到了他家殿元公發達了去雖做了幾十年官卻不會尋一個錢來家到他父親還有本事申個進士做一任太守已經是個馱子了做官的時候全不曉得敬重上司只

是一味希圖着百姓說好又逐日講那些敦孝弟勸農桑的套話這些話是教養題目文章裡的詞藻他竟拿着當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歡把個官弄掉了他這兒子就更胡說混穿混喫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與却不肯相與一個正經人不到十年內把六七萬銀子弄的精光天長縣站不住搬在南京城裡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館喫酒手裡拿着一个銅盞子就像討飯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這樣子弟學生在家裡往常教子姪們讀書就以他爲戒每人讀書的卓子上寫一紙條貼着上面寫道不可學天長杜儀遲衡山聽罷紅了臉道近日朝廷徵辟他他都不就高老先生冷笑道先生你這話又錯了他果然肚裏通就該中了去又笑道徵辟難道算得正途出身麼蕭柏泉道老先生說的是向衆人道我們後生晚輩都該以老先生之言爲法當下又喫了一會酒話了些閑話席散高老先生坐轎先去了衆位一路走遲衡山道方才高老先生這些話分明是罵少卿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許多身分衆位先生少卿是自

古及今難得的一个奇人馬二先生道方才這些話也有幾句說的是季葦蕭道總不必管他他河房裏有趣我們幾個人明日一齊到他家叫他買酒給我們喫余和聲道我們兩個人也去拜他當下約定了次日杜少卿纔起來坐在河房裡隣居金東崖拏了自己做的一本四書講章來請教擺卓子在河房裡看看了十幾條落後金東崖指着一條問道先生你說這羊棗是甚麼羊棗卽羊腎也俗語說只顧羊卵子不顧羊性命所以曾子不喫杜少卿笑道古人解

經也有穿鑿的先生這話就太不倫了正說着遲衡山馬純上蘧駝夫蕭柏泉季葦蕭余和聲一齊走了進來作揖坐下杜少卿道小弟許久不曾出門有疎諸位先生的教今何幸羣賢畢至便問二位先生貴姓余蕭二人各道了姓名杜少卿道蘭江怎的不見蘧駝夫道他又在三山街開了个頭巾店做生意小廝奉出茶來季葦蕭道不是吃茶的事我們今日要酒杜少卿道這个自然且閒談着遲衡山道前日承見賜詩說極其佩服但吾兄說詩大旨可好請教一

二蕭柏泉道先生說的可單是擬題馬二先生道想是在永樂大全上說下來的遲衡山道我們且聽少卿說杜少卿道朱文公解經自立一說也是後人與諸儒參看而今丟了諸儒只依朱註這是後人固陋與朱子不相干小弟徧覽諸儒之說也有一二私見請教卽如凱風一篇說七子之母想再嫁我心裡不安古人二十而嫁養到第七個兒子又長大了那母親也該有五六十歲那有想嫁之禮所謂不安其室者不過因衣服飲食不稱心在家吵鬧七子所以

自認不是這話前人不曾說過遲衡山點頭道有理杜少卿道女曰雞鳴一篇先生們說他怎麼樣好馬二先生道這是鄭風只是說他不淫還有甚麼別的話說遲衡山道便是也還不能得其深味杜少卿道非也但凡士君子橫了一個做官的念頭在心裡便先要驕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鬧起來你看這夫婦兩個絕無一點心想到功名富貴上去彈琴飲酒知命樂天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齊家之君子這個前人也未曾說過蘧駝夫道



這一說果然妙了。杜少卿道：據小弟看來，溱洧之詩也只是夫婦同遊，並非淫亂。季葦蕭道：怪道前日老哥同老嫂在桃園大樂，這就是你彈琴飲酒采蘭贈勺的風流了。衆人一齊大笑。遲衡山道：少卿妙論，令我聞之如飲醍醐。余和聲道：那邊醍醐來了。衆人看時，見是小廝捧出酒來，當下擺齊酒餚，八位坐下。小飲季葦蕭多喫了幾杯，醉了，說道：少卿兄，你真是絕世風流。據我說，鎮日同一個三四十歲的老嫂子看花酒飲，也覺得掃興。據你的才名，又住在這樣的好

地方，何不娶一個標致如君，又有才情的才子佳人，及時行樂。杜少卿道：葦兄，豈不聞晏子云：今雖老而醜，我固及見其姣且好也。況且娶妾的事，小弟覺得最傷天理。天下不過是這些人，一個人占了幾個婦人，天下必有幾個無妻之客。小弟爲朝廷立法，人生須四十無子，方許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別嫁。是這等樣，天下無妻子的人，或者也少幾個。也是培補元氣之一端。蕭柏泉道：先生說得好，一篇風流經濟，遲衡山嘆息道：宰相若肯如此用心，天下可立致

太平當下喫完了酒衆人歡笑一同辭別去了過了幾日遲衡山獨自走來杜少卿會着遲衡山道那秦伯祠的事已有个規模了將來行的禮樂我草了一個底稿在此來和你商議替我斟酌起來杜少卿接過底稿看了道這事還須尋一個人斟酌遲衡山道你說尋那個杜少卿道莊紹光先生遲衡山道他前日浙江回來了杜少卿道我正要去我和你而今同去看他當下兩人坐了一隻涼篷船到了北門橋上了岸見一所朝南的門面房子遲衡山道這便是他家了兩人走進大門門上的人進去稟了主人那主人走了出來這人姓莊名尙志字紹光是南京累代的讀書人家這莊紹光十一二歲就會做一篇七千字的賦天下皆聞此時已將及四十歲名滿一時他却閉戶著書不肯忘交一人這日聽見是這兩個人來方才出來相會只見頭戴方巾身穿寶藍夾紗直裰三綵髭鬚黃白面皮出來恭恭敬敬同二位作揖坐下莊紹光道少卿兄相別數載却喜卜居秦淮爲三山二水生色前日又多了皖江這一番纏繞你却

三山二水生色前日又多了皖江這一番纏繞你却

也辭的爽快杜少卿道前番正要來相會恰遇故友之喪只得去了幾時回來時先生已浙江去了莊紹光道衡山兄常在家裡怎麼也不常會遲衡山道小弟爲秦伯祠的事奔走了許多日子今已畧有規模把所訂要行的禮樂送來請教袖裡拿出一個本子來遞了過去莊紹光接過從頭細細看一說道這千秋大事小弟自當贊助效勞但今有一事又要出門幾時多則三月少則兩月便回這本子權畱我處到那時我們再細細考訂遲衡山道又要到那裡去莊

紹光道就是浙撫徐穆軒先生今陞少宗伯他把賤名荐了奉旨要見只得去走一遭遲衡山道這是不得就回來的莊紹光道先生放心小弟就回來的不得誤了秦伯祠的大祭杜少卿道這祭祀的事少了先生不可專候早回遲衡山叫將邸抄借出來看小廝取了出來兩人同看上寫道禮部侍郎徐爲薦舉賢才事奉聖旨莊尙志着來京引見欽此兩人看了說道我們且別候人都之日再來奉送莊紹光道相晤不遠不勞相送說罷出來兩人去了莊紹光晚間

置酒與娘子作別娘子道你往常不肯出去今日怎  
的聞命就行莊紹光道我們與山林隱逸不同既然  
奉旨召我君臣之禮是敖不得的你但放心我就回  
來斷不爲老萊子之妻所笑次日應天府的地方官  
都到門來催迫莊紹光悄悄叫了一乘小轎帶了一  
個小廝腳子挑了一担行李從後門老早就出漢西  
門去了莊紹光從水路過了黃河僱了一輛車曉行  
夜宿一路來到山東地方過兗州府四十里地名叫  
做辛家驛住了車子喫茶這日天色未晚催着車夫

還要趕幾十里地店家說道不瞞老爺說近來咱們  
地方上响馬甚多凡過往的客人須要遲行早住老  
爺雖然不比有本錢的客商但是也要小心些莊紹  
光聽了這話便叫車夫竟住下罷小廝揀了一間房  
把行李打開鋪在坑上拿茶來喫着只聽得門外騾  
鈴亂响來了一起銀銷有百十個牲口內中一個解  
官武員打扮又有同伴的一個人五尺以上身材六  
十外歲年紀花白鬚鬚頭戴一頂毡笠子身穿箭衣  
腰插彈弓一張腳下黃牛皮靴兩人下了牲口拿着

鞭了一齊走進店來呀。店家道：「我們是四川解館進京的，今日天色將晚，住一宿，明日早行。你們須要小心伺候。店家連忙答應。那解官督率着腳夫將銀銷搬入店內，牲口赶到槽上掛了鞭子。同那人進來向莊紹光施禮坐下。莊紹光道：「尊駕是四川解館來的。此位想是貴友，不敢拜問尊姓大名。解官道：「在下姓孫，叨任守備之職。做友姓蕭，字昊軒，成都府人。因問莊紹光進京貴幹。莊紹光道：「姓名并赴召進京的緣故。蕭昊軒道：「久聞南京有位莊紹光先生，是當

今大名士，不想今日無意中相遇，極道其傾倒之意。莊紹光見蕭昊軒氣宇軒昂，不同流俗，也就着寔親近。因說道：「國家承平日久，近來的地方官辦事件件都是虛應故事，像這盜賊橫行，全不肯講究一個弭盜安民的良法。聽見前路响馬甚多，我們須要小心防備。蕭昊軒笑道：「這事先生放心。小弟生平有一薄技，百步之內用彈子繫物，百發百中。响馬來時，只消小弟一張彈弓，叫他來得去不得，人人送命。一個不爾。孫解官道：「先生若不信，做友手段可以當面請教。」

一二莊紹光道急要請教不知可好驚動蕭吳軒道  
這有何妨正要獻醜送將彈弓拿了走出天井來向  
腰間錦袋中取出兩個彈丸拿在手裡莊紹光同孫  
解官一齊步出天井來看只見他把彈弓舉起向着  
空濶處先打一丸彈子拋在空中續將一丸彈子打  
去恰好舉那一丸彈子相遇在半空裡打得粉碎莊  
紹光看了嘖嘆不已連那店主主人看了都嚇一跳蕭  
吳軒收了彈弓進來坐下談了一會各自喫了夜飯  
住下次早天色未明孫解官便起來催促騾夫脚子

搬運銀鞘打發房錢上路莊紹光也起來洗了臉叫  
小厮拴束行李會了賬一同前行一羣人衆行了有  
十多里路那時天色未明曉星猶在只見前面林子  
裡黑影中有人走動那些趕鞘的騾夫一齊叫道不  
好了面前有賊把那百十個騾子都趕到道旁坡子  
下去蕭吳軒聽得疾忙把彈弓拿在手裡孫解官也  
拔出腰刀拿在馬上只聽得一枝响箭飛了出來响  
箭過處就有無數騎馬的從林子裡奔出來蕭吳軒  
大喝一聲扯滿弓一彈子打去不想刮喇一聲那條

弓弦迸爲兩段那响馬賊數十人齊聲打了一個忽哨飛奔前來解官嚇得撥回馬頭便跑那些騾夫腳子一个个爬伏在地儘着响馬賊趕着百十个牲口馱了銀鞘往小路上去了莊紹光坐在車裡半日也說不出話來也不曉得車外邊這半會做的是些甚麼勾當蕭昊軒因弓弦斷了使不得力量撥馬往原路上跑到一个小店門口敲開了門店家看見知道是遇了賊因問老爺昨晚住在那個店裡蕭昊軒說了店家道他原是賊頭趙大一路做線的老爺的

弓絃必是他昨晚弄壞了蕭昊軒省悟悔之無及一時人急智生把自己頭髮拔下一綹登時把弓絃續好飛馬回來遇着孫解官說賊人已投向東小路而去了那時天色已明蕭昊軒策馬飛奔來了不少路望見賊眾擁護着銀鞘慌忙的前走他便加鞭趕上手執彈弓好像暴雨打荷葉的一般打的那些賊人一个个抱頭鼠竄丟了銀鞘如飛的逃命去了他依舊把銀鞘同解官慢慢的趕回大路會着莊紹光述其備細莊紹光又嘖嘆了一會同走了半天莊紹光

行李輕便遂辭了蕭孫二人獨自一輛車子先走走  
了幾天將到盧溝橋只見對面一個人騎了騾子來  
遇着車子問車里這位客官尊姓車夫道姓莊那人  
跳下騾子說道莫不是南京來的莊徵君麼莊紹光  
正要下車那人拜倒在地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朝廷  
有道修大禮以尊賢儒者愛身遇高官而不受畢竟  
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高侍讀是魯編修一流人物故有魯編修之怪婁  
氏弟兄卽有高侍讀之怪杜少卿何者物之不同

類者每不能相若也然編修之怪婁氏語尙和平  
侍讀之怪少卿語太激烈矣以少卿較之二婁似  
少卿之鋒鉞太露故其受怪又加于二婁一等昌  
黎謂小得意則小怪之大得意則大怪之蓋不獨  
文章爲然矣說經一段是真學問不可作稗官草  
草讀之寫莊紹光風流儒雅高出諸人一等筆墨  
之高潔難從不知者索解遇响馬一段縱橫出沒  
極文字之奇觀昔人謂左傳最善叙戰功此書應  
是不愧最妙在紹光纔說有司無弭盜安民之法



儒林外史  
及乎親身遇盜幾乎魄散魂飛藏身無地可見書  
生紙上空談未可認爲經濟此作者皮裏陽秋真  
難從不知者索解也

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

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

聖天子求賢問道

莊徵君辭爵還家

話說莊徵君看見那人跳下騾子拜在地下慌忙跳  
下車來跪下扶住那人說道足下是誰我一向不會  
認得那人拜罷起來說道前面三里之遙便是一個  
村店老先生請上了車我也奉陪了回去到店裡談  
一談莊徵君道最好上了車子那人也上了騾子一  
同來到店裏彼此見過了禮坐下那人道我在京師  
裏算着徵辟的旨意到南京去這時候該是先生來

倫林外史  
的日子了所以出了彰儀門遇着騾轎車子一路問  
來果然問着今幸得接大教莊徵君道先生尊姓大  
名貴鄉何處那人道小弟姓盧名德字信侯湖廣人  
氏因小弟立了一个志向要把本朝名人的文集都  
尋遍了藏在家裡二十年了也尋的不差甚麼的了  
只是國初四大家只有高青邱是被了禍的文集人  
家是没有只有京師一個人家收着小弟走到京師  
用重價買到手正要回家去却聽得朝廷徵辟了先  
生我想前輩已去之人小弟尙要訪他文集况先生

是當代一位名賢豈可當面錯過因在京候了許久  
一路問的出來莊徵君道小弟堅臥白門原無心于  
仕途但蒙皇上特恩不得不來一走却喜邂逅中得  
見先生真是快事但是我兩人纔得相逢就要分手  
何以爲情今夜就在這店里權住一宵和你連床談  
談又談到名人文集上莊徵君向盧信侯道像先生  
如此讀書好古豈不是个極講求學問的但國家禁  
令所在也不可不知避忌青邱文字雖其中並無毀  
謗朝廷的言語既然太祖惡其爲人且現在又是禁

書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罷小弟的愚見讀書一事要由博而返之約總以心得爲主先生如回貴府便道枉駕過舍還有些拙著慢慢的請教盧信侯應允了次早分別盧信侯先到南京等候莊徵君進了彰儀門寓在護國寺徐侍郎卽刻打發家人來候便見自來拜莊徵君會着徐侍郎道先生途路辛苦莊徵君道山野鄙性不習車馬之勞兼之蒲柳之姿望秋先零長途不覺委頓所以不會便來晉謁反勞大人先施徐侍郎道先生速爲料理恐三五日內就要

召見這時是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初一日過了二日徐侍郎將內閣抄出聖旨送來上寫道十月初二日內閣奉上諭朕承祖宗鴻業寤寐求賢以資治道朕聞師臣者王古今通義也今禮部侍郎徐基所荐之莊尚志着于初六日入朝引見以光大典欽此到了初六日五鼓羽林衛士擺列在午門外鹵簿全副設了用的傳臚的儀制各官都在午門外候着只見百十道火把的亮光知道宰相到了午門大開各官從掖門進去過了奉天門進到奉天殿裡面一片天樂

之聲隱隱聽見鴻臚寺唱排班淨鞭嚮了二下內官一墜墜捧出金爐焚了龍涎香宮女們持了宮扇簇擁着天子陛了寶座一个个嵩呼舞蹈莊徵君戴了朝巾穿了公服跟在班末嵩呼舞蹈朝拜了天子當下樂止朝散那二十四個駝寶瓶的象不牽自走真是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各官散了莊徵君回到下處脫去衣服徜徉了一會只見徐侍郎來拜莊徵君便服出來會着茶罷徐侍郎問道今日皇上陞殿真乃曠典先生要在寓靜坐恐怕不日又要召見過了三日又送了一個抄的上諭來莊尙志着于十一日便殿朝見特賜禁中乘馬欽此到了十一那日徐侍郎送了莊徵君到了午門徐侍郎別過在朝房候着莊徵君獨自走進午門去只見兩個太監牽着一匹御用的馬請莊徵君上去騎着兩個太監跪着墜蹬候莊徵君坐穩了兩個太監籠着韁繩那扯手都是赭黃顏色慢慢的走過了乾清門到了宣政殿門的外莊徵君下了馬那殿門口又有兩個太監傳旨出來宣莊尙志進殿莊徵君屏息進去天

子便服坐在寶座莊徵君上前朝拜了天子道朕在位三十五年幸托天地祖宗海宇昇平邊疆無事只是百姓未盡溫飽士大夫亦未見能行禮樂這教養之事何者爲先所以特將先生起自田間望先生悉心爲朕籌畫不必有所隱諱莊徵君正要奏對不想頭頂心裏一點疼痛着寔難忍只得躬身奏道臣蒙皇上清問一時不能條奏容臣細思再爲啓奏天子道既如此也罷先生務須爲朕加意只要事事可行宜于古而不戾於今罷了說罷起駕回宮莊徵君出

了勤政殿太監又籠了馬來一直送出午門徐侍郎接着同出朝門徐侍郎別過去了莊徵君到了下處除下頭巾見裏面有一個蝎子莊徵君笑道賊倉小人原來就是此物看來我道不行了次日起來焚香盟手自己搢了一個箸筮得天山遯莊徵君道是了便把教養的事細細做了十策又寫了一道懇求恩賜還山的本從通政司送了進去自此以後九卿六部的官無一個不來拜望請教莊徵君會的不耐煩只得各衙門去回拜大學士太保公向徐侍郎道南

京來的莊年兄皇上頗有大用之意老先生何不邀他來學生這裏走走我欲收之門墻以爲桃李侍郎不好唐突把這話婉婉向莊徵君說了莊徵君道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况太保公屢主禮闈翰苑門生不知多少何取晚生這一個野人這就不敢領教了侍郎就把這話回了太保太保不悅又過了幾天天子坐便殿問太保道莊尙志所上的十策朕細看學問淵深這人可用爲輔弼麼太保奏道莊尙志果係出羣之才蒙皇上曠典殊恩朝野胥悅但不由

進士出身驟躋卿貳我朝祖宗無此法度且開天下以倖進之心伏候聖裁天子嘆息了一回隨教大學士傳旨莊尙志允令還山賜內帑銀五百兩將南京元武湖賜與莊尙志著書立說鼓吹休明傳出聖旨來莊徵君又到午門謝了恩辭別徐侍郎收拾行李回南滿朝官員都來餞送莊徵君都辭了依舊叫了一輛車出彰儀門來那日天氣寒冷多走了幾里路投不着宿頭只得走小路到一個人家去借宿那人家住着一間草房里面點着一盞燈一個六七十歲

的老人家站在門首莊徵君上前和他作揖道老爹我是行路的錯過了宿頭要借老爹這裏住一夜明早拜納房金那老爹道客官你行路的人誰家頂着房子走借住不妨只是我家只得一間屋夫妻兩口住着都有七十多歲不幸今早又把個老妻死了沒錢買棺材現停在屋里客官卻在那里住况你又有一車子如何拿得進來莊徵君道不妨我只須一席之地將就過一夜車子叫他在門外罷了那老爹道只等只有同我一床睡莊徵君道也好當下走進屋里

見那老婦人屍首直僵僵停着傍邊一張土坑莊徵君鋪下行李叫小廝同車夫睡在車上讓那老爹睡在坑裡邊莊徵君在坑外睡下番來覆去睡不着到三更半後只見那死屍漸漸動起來莊徵君嚇了一跳定睛細看只見那手也動起來了竟有一個坐起來的意思莊徵君道這人活了忙去推那老爹推了一會總不得醒莊徵君道年高人怎的這樣好睡便坐起來看那老爹時見他口裡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已是死了回頭看那老婦人已站起來了直着

腿白瞪着眼原來不是活是走了屍莊徵君慌了跑出門來叫起車夫把車攔了門不放他出去莊徵君獨自在門外徘徊心里懊悔道吉凶悔吝生乎動我若坐在家裏不出來走這一番今日也不得受這一場虛驚又想道生死亦是常事我到底義禮不深故此害怕定了神坐在車子上一直等到天色大亮那走的屍也倒了一間屋裡只橫着兩個屍首莊徵君感傷道這兩個老人家就窮苦到這個地步我雖則在此一宿我不殯葬他誰人殯葬因叫小廝車夫前

去尋了一個市井莊徵君拿幾十兩銀子來買了棺木市上僱了些人抬到這里把兩人殮了又尋了一塊地也是左近人家的莊徵君拿出銀子去買買了看着掩埋了這兩個老人家掩埋已畢莊徵君買了一些牲醴紙錢又做了一篇文莊徵君洒淚祭奠了一市上的人都來羅拜在地下調莊徵君莊徵君別了臺兒庄叫了一隻馬溜子船船上頗可看書不日來到揚州在鈔關住了一日要換江船回南京次早纜上了江船只見岸上有二十多乘齊整轎子歇在岸



上都是兩淮總商來候莊徵君投進帖子來莊徵君因船中窄小先請了十位上船來內中幾位本家也有稱叔公的有稱尊兄的有稱老叔的作揖奉坐那在坐第二位的就是蕭柏泉衆鹽商都說是皇上要重用台翁台翁不肯做官真乃好品行蕭柏泉道晚生知道老先生的意思老先生抱負大才要從正途出身不屑這徵辟今日回來畱待下科掄元皇上既然知道將來鼎甲可望莊徵君笑道徵辟大典怎麼說不屑若說掄元來科一定是長兄小弟堅臥烟霞

靜聽好音蕭柏泉道在此還見見院道麼莊徵君道弟歸心甚急就要開船說罷這十位作別上去了又做兩次會了那十幾位莊徵君甚不耐煩隨卽是鹽院來拜鹽道來拜分司來拜揚州府來拜江都縣來拜把莊徵君鬧的急了送了各官上去叫作速開船當晚總商湊齊六百銀子到船上送盤纏那船已是去的遠了趕不着銀子拏了回去莊徵君遇着順風到了燕子磯自己歡喜道我今日復見江上佳麗了叫了一隻涼篷船載了行李一路蕩到漢西門叫人

挑着行李步行到家拜了祖先與娘子相見笑道我  
說多則三個月少則兩個月便回來今日如何我不  
說謊麼娘子也笑了當晚備酒洗塵次早起來纔洗  
了臉小厮進來稟道六合高大老爺來拜莊徵君出  
去會纔會了回來又是布政司來拜應天府來拜驛  
道來拜上江二縣來拜本城鄉紳來拜哄莊徵君穿  
了靴又脫脫了靴又穿莊徵君惱了向娘子道我好  
沒來由朝廷既把元武湖賜了我我爲甚麼住在這  
里和這些人纏我們作速搬到湖上去受用當下商

議料理和娘子連夜搬到元武湖去住這湖是極寬  
濶的地方和西湖也差不多大左邊臺城望見鷄鳴  
寺那湖中菱蕩蓮芡每年出幾千石湖內七十二隻  
打魚船南京滿城每早賣的都是這湖魚湖中間五  
座大洲四座洲貯了圖藉中間洲上一所大花園賜  
與莊徵君住有幾十間房子園裏合抱的老樹梅花  
桃李芭蕉桂菊四時不斷的花又有一圍的竹子有  
數萬竿園內軒窗四啓看着湖光山色真如仙境門  
口繫了一隻船要往那邊在湖裏渡了過去若把這

船收過那邊飛也飛不過來莊徵君就住在花園一日同娘子憑欄看水笑說道你看這些湖光山色都是我們的了我們日日可以遊玩不像杜少卿要把尊壺帶了清涼山去看花閑着無事又斟酌一樽酒把杜少卿做的詩說叫娘子坐在傍邊念與他聽念到有趣處吃一大杯彼此大笑莊徵君在湖中着寔自在忽一日有人在那邊岸上叫船這裏放船去渡了過來莊徵君迎了出去那人進來拜見便是盧信侯莊徵君大喜道途間一別渴想到今日怎的到

這里盧信侯道昨日在尊府今日我方到這裡你原來在這裡做神仙令我羨殺莊徵君道此間與人世絕遠雖非武陵亦差不多你且在此任些時只怕再來就要迷路了當下備酒同飲吃到三更時分小廝走進來慌忙說道中山王府裡發了幾百兵有千把枝火把把七十一隻魚船都拏了渡過兵來把花園團團圍住莊徵君大驚又有一个小廝進來道有一位總兵大老爺進廳上來了莊徵君走了出去那總兵見莊徵君施禮莊徵君道不知舍下有甚麼事那

總兵道與尊府不相干便附耳低言道因盧信侯家  
賊高青邱文集乃是禁書被人告發京里說這人有  
武勇所以發兵來拏他今日尾着他在大老爺這裡  
所以來要這個人不要使他知覺走了莊徵君道總  
爺找我罷了我明日叫他自已投監走了都在我那  
總兵聽見這話道大老爺說了有甚麼說我便告辭  
莊徵君送他出門總兵號令一聲那些兵一齊渡過  
河去了盧信侯已聽見這事道我是硬漢難道肯走  
了帶累先生我明日自投監去莊徵君笑道你只去

權坐幾天不到一個月包你出來逍遙自在盧信侯  
投監去了莊徵君悄悄寫了十幾封書子打發人進  
京去遍托朝裡大老從部裏發出文書來把盧信侯  
放了反把那出首的人問了罪盧信侯謝了莊徵君  
又畱在花園住下過兩日又有兩个人在那邊叫渡  
船渡過湖來莊徵君迎出去是遲衡山杜少卿莊徵  
君歡喜道有趣正欲清談聞客至邀在湖亭上去坐  
遲衡山要所訂說泰伯祠的禮樂莊徵君畱二位吃  
了一天的酒將泰伯祠所行的禮樂商訂的端端正

正交與遲衡山拏去了轉眼過了年到二月半間遲衡山約同馬純上遽駙夫季葦蕭蕭金鉉金東崖在杜少卿河房里商議祭泰伯祠之事衆人道卻是尋那一位做个主祭遲衡山道這所祭的是个大聖人須得是个聖賢之徒來主祭方爲不愧如今必須尋這一个人衆人道是那一位遲衡山疊着指頭說出這个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千流萬派同宗碧海之波玉振金聲盡入黃鍾之管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莊紹光是極有學問的人然却有幾分做作何以知其有學問如向盧信侯所說數語非讀書十年養氣十年必不能領畧至此此等學問書中惟有虞博士庶幾能之若杜少卿尙見不及此是以莊紹光斷斷推爲書中之第二人何以知其有做作如見徐侍郎居然不以門生禮自處回復大學士其言似傲而實恭正如鴻門宴上樊噲讓項羽而羽不怒者以其以盟主推尊之也又如盧信侯被逮紹光作書致京師要人以解釋之此豈湖中

高士之所爲余故曰却有幾分做作此作者以龍門妙筆旁見側出以寫之所謂嶺上白雲只自怡悅原不欲索解于天下後世矣

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

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

常熟縣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賢主祭

話說應天蘇州府常熟縣有個鄉村叫做麟紋鎮鎮上有二百多人家都是務農爲業只有一位姓虞在成化年間讀書進了學做了三十年的老秀才只在這鎮上教書這鎮離城十五里虞秀才除應考之外從不到城里去走一遭後來直活到八十多歲就去世了他兒子不曾進過學也是教書爲業到了中年尙無子嗣夫婦兩個到文昌帝君面前去求夢見文

昌親手遞一紙條與他上寫着易經一句君子以果行育德當下就有了娠到十個月滿足生下這位虞博士來太翁去謝了文昌就把這新生的兒子取名育德字果行這虞博士三歲上就喪了母親太翁在人家教書就帶在館里六歲上替他開了蒙虞博士長到十歲鎮上有一位姓祁的祁太公包了虞太翁家去教兒子的書賓主甚是相得教了四年虞太翁得病去世了臨危把虞博士托與祁太公此時虞博士年方十四歲祁太公道虞小相公比人家一切的孩子不同如今先生去世我就請他做先生教兒子的書當下寫了自己祁連的名帖到書房裡來拜就帶着九歲的兒子來拜虞博士做先生虞博士自此總在祁家教書常熟是極出人文的地方此時有一位雲晴川先生古文詩詞天下第一虞博士到了十七八歲就隨着他學詩文祁太公道虞相公你是個寒士單學這些詩文無益須要學兩件尋飯喫的本事我少年時也知道地理也知道算命也知道選擇我而今都教了你留着以爲救急之用虞博士盡心

聽受了邢太公又道你還該去買兩本考卷來讀一  
讀將來出去應考進個學館也好坐些虞博士聽信  
了邢太公果然買些考卷看了到二十四歲上出去  
應考就進了學次年二十里外楊家村一個姓楊的  
包了去教書每年三十兩銀子正月裡到館到十二  
月仍舊回邢家來過年又過了兩年邢太公說尊翁  
在日當初替你定下的黃府上的親事而今也該娶  
了當時就把當年餘下十幾兩銀子館金又借了明  
年的十幾兩銀子的館金合起來就娶了親夫婦兩

個仍舊借住在邢家滿月之後就去到館又做了兩  
年積攢了二三十兩銀子的館金在邢家傍邊尋了  
四間屋搬進去住只僱了一個小小廝虞博士到館  
去了這小小廝每早到三里路外鎮市上買些柴米  
油鹽小菜之類回家與娘子度日娘子生兒育女身  
子又多病館錢不能買醫藥每日只吃三頓白粥後  
來身子也漸漸好起來虞博士到三十二歲上這年  
沒有了館娘子道今年怎樣虞博士道不妨我自從  
出來坐館每年大約有三十兩銀子假使那年正月



裡說定只得二十幾兩我心裡焦不足到了那四五月的時候少不得又添兩個學生或是來看文章有幾兩銀子補足了這個數假使那年正月多講得幾兩銀子我心裡歡喜道好了今年可有餘了忽家里遇着事情出來把這幾兩銀子用完了可見有個一定不必管他過了些時果然那太公來說這村上有一個姓鄭的人家請他去看葬墳虞博士帶了羅盤去用心用意的替他看了地葬過了墳那鄭家謝了他十一兩銀子虞博士叫了一隻小船回來那時正

是二月半天氣兩邊岸上有些桃花柳樹又吹着微微的順風虞博士心裡舒暢又走到一個僻靜的所在一船魚鷹在河裡捉魚虞博士伏着船窗子看忽見那邊岸上一个人跳下河裏來虞博士嚇了一跳忙叫船家把那人救了起來救上了船那人淋淋漓漓一身的水幸得天氣尚暖虞博士叫他脫了濕衣叫船家借一件乾衣裳與他換了請進船來坐着問他因甚尋這短見那人道小人就是這裏莊農人家替人家做着幾塊田收些稻都被田主斛的去了父

親得病死在家裏竟不能有錢買口棺木我想我這  
樣人還活在世上做甚麼不如尋个死路虞博士道  
這是你的孝心但也不是尋死的事我這里有十二  
兩銀子也是人送我的不能一總給你我還要留着  
做幾個月盤纏我而今送你四兩銀子你拿去和隣  
居親戚們說說自然大家相幫你去殯葬了你父親  
就罷了當下在行李裏拿出銀子秤了四兩遞與那  
人那人接着銀子拜謝道恩人尊姓大名虞博士道  
我姓虞在麟紱村住你作速料理你的事去不必只

管講話了那人拜謝去了虞博士回家這年下半年  
又有了館到冬底生了个兒子因這些事都在祁太  
公家做的因取名叫做感祁一連又做了五六年的  
館虞博士四十一歲這年鄉試祁太公來送他說道  
虞相公你今年想是要高中虞博士道這也怎見得  
祁太公道你做的事有許多陰德虞博士道老伯那  
里見得我有甚陰德祁太公道就如你替人葬墳真  
心實意我又聽見人說你在路上救了那葬父親的  
人這都是陰德虞博士笑道陰陽就像耳朵裏嚮只

是自己已曉得別人不曉得而今這事老伯已是知道了那裡還是陰德祁太公道到底是陰德你今年要中當下來南京鄉試過回家虞博士受了些風寒就病起來放榜那日報錄人到了鎮上祁太公便同了來說道虞相公你中了虞博士病中聽見和娘子商議拿幾件衣服當了托祁太公打發報錄的人過幾日病好了到京去填寫親供回來親友東家都送些賀禮料理去上京會試不曾中進士恰好常熟有一位大老康大人放了山東巡撫便約了虞博士一同

出京住在衙門裏代做些詩文甚是相得衙門裡同事有一位姓尤名滋字資深見虞博士文章品行就願拜爲弟子和虞博士一房同住朝夕請教那時正直天子求賢康大人也要想薦一個人尤資深道而今朝廷大典門生意思要求康大人薦了老師去虞博士笑道這徵辟之事我也不敢當况大人要薦人但憑大人的主意我們若去求他這就不是品行了尤資深道老師就是不願等他薦到皇上面前去老師或是見皇上或是不見皇上辭了官爵回來更見

得老師的高處虞博士道你這話又說錯了我又求他薦我薦我到皇上面前我又辭了官不做這便求他薦不是真心辭官又不是真心這叫做甚麼說罷哈哈大笑在山東過了兩年多看看又進京會試又不曾中就上船回江南來依舊教館又過了三年虞博士五十歲了借了楊家一個姓嚴的管家跟着再進京去會試這科就中了進士殿試在二甲朝廷要將他選做翰林那知這些進士也有五十歲的也有六十歲的履歷上多寫的不是實在年紀只有他寫的是實在年庚五十歲天子看見說道這虞育德年紀老了着他去做一個閒官罷當下就補了南京的國子監博士虞博士歡喜道南京好地方有山有水又和我家鄉相近我此番去把妻兒老小接在一處團圍着強如做个窮翰林當下就去辭別了房師座師和同鄉這幾位大老翰林院侍讀有位王老先生托道老先生到南京去國子監有位貴門人姓武名書字正字這人事母至孝極有才情老先生到彼照顧照顧他虞博士應諾了收拾行李來南京到任打

發門斗到常熟接家眷此時公子虞感祁已經十八歲了跟隨母親一同到南京虞博士去參見了國子監祭酒李大人回來陞堂坐公座監裡的門生紛紛來拜見虞博士看見帖子上有一個武書虞博士出去會着問道那一位是武年兄諱書的只見人叢裡走出一個矮小人走過來答道門生便是武書虞博士道在京師久仰年兄克敦行孝又有大才從新同他見了禮請衆位坐下武書道老師文章出斗門生輩今日得沾化雨實爲僥倖虞博士道弟初到此間

凡事俱望指教年兄在監幾年了武書道不瞞老師說門生少孤奉事母親在鄉下住隻身一人又無弟兄衣服飲食都是門生自己整理所有先母在日並不能讀書應考及不幸先母見背一切喪葬大事都虧了天長杜少卿先生相助門生便隨着少卿學詩虞博士道杜少卿先生向日弟曾在尤滋深案頭見過他的詩集果是奇才少卿就在這裡麼武書道他現住在利涉橋河房裡虞博士道還有一位莊紹光先生天子賜他元武湖的他在湖中住着麼武書道

他就住在湖裡他卻輕易不會人虞博士道我明日就去求見他武書道門生並不會作八股文章因是後來窮之無奈求個館也沒得做沒奈何只得尋兩篇念念也學做兩篇隨便去考就進了學後來這幾位宗師不知怎的看見門生這個名字就要取做一等第一補了廩門生那文章其實不好屢次考詩賦總是一等第一前次一位宗師合考八學門生又是八學的一等第一所以送進監裡來門生覺得自己時文到底不在行虞博士道我也不耐煩做時文武

書道所以門生不拿時文來請教平日考的詩賦還有所作的古文易解以及各樣的雜說寫齊了來請教老師虞博士道足見年兄才名令人心服若有詩賦古文更好了客日細細捧讀令堂可曾旌表過了麼武書道先母是合例的門生因家寒一切衙門使費無出所以遲至今日門生實是有罪虞博士道這一個如何遲得便叫人取了筆硯來說道年兄你便寫起一張呈子節畧來卽傳書辨到面前吩咐道這武相公老太太節孝的事你作速辨妥了以便備文申

詳上房使用都是我這裡出書辦應諾下去武書叩謝老師衆人多替武書謝了辭別出去虞博士送了回來次日便往元武湖去拜莊徵君莊徵君不會會虞博士便到河房去拜杜少卿杜少卿會着說起當初杜府殿元公在常熟過會收虞博士的祖父爲門生殿元乃少卿會祖所以少卿稱虞博士爲世叔彼此談了些往事虞博士又說起仰慕莊徵君今日無緣不會會着杜少卿道他不知道小侄和他說去虞博士告別去了次日杜少卿走到元武湖尋着了莊

徵君問道昨日虞博士來拜先生怎麼不會他莊徵君笑道我因謝絕了這些冠蓋他雖是小官也懶和他相見杜少卿道這人大是不同不但無學博氣尤其無進士氣他襟懷沖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節一流人物你會見他便知莊徵君聽了便去回拜兩人一見如故虞博士愛莊徵君的恬適莊徵君愛虞博士的渾雅兩人結爲性命之交又過了半年虞博士要替公子舉姻這公子所聘就是祁太公的孫女本是虞博士的弟子後來連爲親家以報祁太

公相愛之意祁府送了女兒到署完姻又賠了一個  
丫頭來自此孺人纔得有使女聽用喜事已畢虞博  
士把這使女就配了姓嚴的管家管家拿進十兩銀  
子來交使女的身價虞博士道你也要備些床帳衣  
服這十兩銀子就算我與你的你拿去備辦罷嚴管  
家磕頭謝了下去轉眼新春二月虞博士去年到任  
後自己親手栽的一樹紅梅花今已開了幾枝虞博  
士歡喜叫家人備了一席酒請了杜少卿來在梅花  
下坐說道少卿春光已見幾分不知十里江梅如何

光景幾時我和你携罇去探望一回杜少卿道小姪  
正有此意要約老叔同莊紹光兄作竟日之遊說着  
又走進兩個人來這兩人就住在國子監門口住一個  
姓儲叫做儲信一個姓伊叫做伊昭是積年相與學  
博的虞博士見二人走了進來同他見禮讓坐那二  
人不僭杜少卿的坐坐下擺上酒來吃了兩杯儲信  
道荒春頭上老師該做個生日收他幾分禮過春天  
伊昭道稟明過老師門生就出單去傳虞博士道我  
生日是八月此時如何做得伊昭道這不妨二月



做了八月可以又做虞博士道豈有此理這就是笑話了二位且請吃酒杜少卿也笑了虞博士道少卿有一句話和你商議前日中山王府裡說他家有个烈女託我作一篇碑文折了个杯緞裱禮銀八十兩在此我轉托了你你把這銀子拿去作看花買酒之資杜少卿道這文難道老叔不會作爲甚轉託我虞博士笑道我那裡如你的才情你拏去做做因在袖裏拿出一個節畧來遞與杜少卿叫家人把那兩封銀子交與杜老爺家人帶去家人拏了銀子出來又

稟道湯相公來了虞博士道請到這裡來坐家人把銀子遞與杜家小厮去進去了虞博士道這來的是我一個表侄我到南京的時候把幾間房子托他住着他所以來看看我說着湯相公走了進來作揖坐下說了一會閒話便說道表叔那房子我因這半年沒有錢用是我折賣了虞博士道怪不得你今年沒有生意家裡也要吃用沒奈何賣了又老遠的路來告訴我做嘍湯相公道我拆了房子就沒處住所以來同表叔商量借些銀子去當幾間屋住虞博士又

點頭道是了。你賣了，就沒處住。我這裡恰好還有三四十兩銀子，明日與你拿去典幾間屋住，也好湯相公就不言語了。杜少卿吃完了酒，告別了去。那兩人還坐着。虞博士進來陪他。伊昭問道：「老師與杜少卿是甚麼的相？」虞博士道：「他是我們世交，是個極有才情的。伊昭道：「門生也不好說。南京人都知道他本來是個有錢的人，而今弄窮了，在南京躲着，專好扯謊騙錢，他最沒有品行。」虞博士道：「他有甚麼沒品行？」伊昭道：「他時常同乃眷上酒館喫酒，所以人都笑他。」

虞博士道：「這正是他風流文雅處。俗人怎麼得知？儲信道這也罷了，到是老師下次有甚麼有錢的詩文，不要尋他做。他是個不應考的人，做出來的東西好，也有限。恐怕壞了老師的名，我們這監裡有多少考起的，來的朋友老師託他們做，又不要錢，又好。虞博士正色道：「這到不然。他的才名是人人知道的，做出來的詩文，人無有不服。每常人在我這裡託他做詩，我還沾他的光。就如今日這銀子，是一百兩，我還畱下二十兩給我表姪兩人，不言語了，辭別出去。次早

應天府送下一個監生來犯了賭博來討收管門斗和衙役把那監生看守在門房裡進來稟過問老爺將他鎖在那裡虞博士道你且請他進來那監生姓端是個鄉裡人走進來兩眼垂淚雙膝跪下訴說這些冤枉的事虞博士道我知道了當下把他留在書房裡每日同他一卓吃飯又拿出行李與他睡覺次日到府尹面前替他辦明白了這些冤枉的事將那監生釋放那監生叩謝說道門生雖粉身碎骨也難報老師的恩虞博士道這有甚麼要緊你既然冤枉

我原該替你辦白那監生道辦白固然是老師的太恩只是門生初來收管時心中疑惑不知老師怎樣處置門斗怎樣要錢把門生關到甚麼地方受罪怎想老師把門生待作上客門生不是來收管竟是來享了兩日的福這個恩典叫門生怎麼感激得盡虞博士道你打了這些日子的官事作速回家看看罷不必多講閒話那監生辭別去了又過了幾日門上傳進一副大紅連名全帖上寫道晚生遲均馬靜季菴蘧來旬門生武書余夔世姪杜議同頓首拜虞博

士看了道這是甚麼緣故慌忙出去會這些人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先聖祠內共觀大禮之光國子監中同仰斯文之主畢竟這幾個人來做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純用正筆直筆不用一旁筆曲筆是以文字無附拔沒駕處然細想此篇最難措筆虞博士是書中第一人純正無疵如太羹元酒雖有易牙無從施其烹飪之巧故古人云畫鬼易畫人物難蓋人物乃人所共見不容絲毫假借于其間非如

鬼怪可以任意增減也嘗謂太史公一生好奇如程嬰立趙孤諸事不知見自何書極力點綴句句欲活及作夏本紀亦不得不恭恭敬敬將尙書錄人非子長之才長于寫秦漢短于寫三代正是其量體裁衣相題立格有不得不如此者耳

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

儒林外史

第六回

第一回 王冕畫像 宋高宗皇帝 不辭不職 出外

人非

一六四

宋高宗皇帝 不辭不職 出外

王冕畫像 宋高宗皇帝 不辭不職 出外

王冕畫像 宋高宗皇帝 不辭不職 出外



